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一  
鴻猷錄卷十五

高岱

誅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敘漢岑彭後云國初元  
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其誠設  
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  
子長琥次卽猛弘治六年琥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  
李蠻發兵殺琥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  
梧州府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

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  
方雄兩江驥賂濬脇猛令分地畀驥猛不得已從之  
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  
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  
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  
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僞以其族于洪守之猛走免十  
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  
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  
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  
民兵威復振稍蚕食傍郡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

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  
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  
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  
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  
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  
凌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  
得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  
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  
猛制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  
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叅

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  
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鎔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  
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  
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  
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  
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  
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  
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  
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  
隙吾欲遣說之籍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語須臾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

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且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



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鑠  
鑠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  
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  
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  
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  
邦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  
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曷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  
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  
供帳列侍美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  
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

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自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作樂持鵠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

計也遂飲鳩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  
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  
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鎬見岑氏弱計田州可滅  
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亡  
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挾  
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鎬有隙  
意不直鎬又藩臬諸司素不爲鎬所喜者多沮鎬事  
倡言猛實未死鎬爲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  
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暮且不

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  
姚鏞攘夷無策輕信罔上畱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  
失之 上大怒落鏞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  
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鏞候代知  
思恩未陷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  
有欲陰沮之者給郵吏發檄東西交誤竄之兩廣皆  
以檄誤不至鏞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鏞竟去諸  
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  
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年七月至南寧使  
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

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  
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  
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  
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  
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  
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  
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  
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岑猛子邦  
相爲判官以盧蘇等爲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  
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

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旣三月守仁遂移兵并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八寨諸賊蘇受等感守仁恩頗効勞勩賊平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府治惟命張佑統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

畜之盧蘇自矜興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  
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  
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構得邦彥子芝育之別  
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佑  
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  
年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  
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刦諸土  
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  
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隣府  
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

之蘇忝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  
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相賊害也亡何諧  
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諧曰思田苦兵革  
久矣 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  
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俛叅議陳大珊當勘議  
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  
敘以聞令立功贖罪且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  
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 朝廷遂  
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  
殺人不抵死弑主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



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職激使爲亂耳  
應期固當深罪鑊亦不察何舉事草草也暨猛死欲  
易田州爲流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  
爲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民之心  
乎及蘇受稱兵鑊得稍久于其任猶或可平而竟爲  
僚屬所構陷柰之何哉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  
也然石金之論劾張邦信等之沮撓豈人臣體國之  
忠乎至守仁處蘇受事大涉姑息非所謂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朝廷納降

之體乎故雖藉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兩江之亂豈非縱奸長惡之繇邪蓋夷酋雖不可繩以中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則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共憤之賊何憚一盧蘇邪無亦厭兵革而無任事之臣耳又曰諸夷之敢于稱亂者多以中國檄之從征欲籍其力不免過于驕縱令窺見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則亦何憚而不為亂乎故用夷兵如用毒藥然雖暫已病不免餘毒之積非甚不得已病不可輕用也今東南多事動卽徵土夷兵用之聞其桀驁又甚曩時矣他日必有受其禍者

再定大同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  
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  
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邵永總兵禦之  
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  
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  
尤酷爲捶刑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十人倡  
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  
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  
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

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  
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  
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  
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  
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  
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  
廷已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  
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  
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  
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

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  
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  
中喊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群起爲亂倣令允中暨  
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  
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  
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選郃未師至整隊及城亂  
兵開門迎敵殺叅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  
外屍塞道矣汝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倣與允中計曰  
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  
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

遂劾傲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  
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  
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  
吏部以他事謫叅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  
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勦之不  
可乃以江桓總兵擢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  
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  
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  
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過城中章疏又連  
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

是其議有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守城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求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郅求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

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既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應時指揮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



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于榮等事  
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  
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  
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  
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  
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  
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  
仍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  
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  
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未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

應衆果夜驚繼祖堅卧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  
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  
法亡賴縱恣者搨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  
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  
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  
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劾功罪定賞罰  
求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求始抵鎮宣 御劄璽書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骸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  
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

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部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  
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  
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差

論曰軍士戕殺主帥國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  
而何至釀大亂邪倣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討之  
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  
論邪乃以攻蠻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鎖鑰之地謬  
甚矣廟謨本兵猶可諉之事難遙度也源清受國  
重托乃憤其謀不自己而甘爲亂階不恤焉何心也  
則其初破宸濠之功豈亦因人成事者乎部永者固

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獨排羣議深燭邊情 御  
劄數語賢於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哉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張瓚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仰承  
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  
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  
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  
計舡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  
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

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  
愜卽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爲大寇嘉靖六年王守  
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  
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  
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  
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  
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  
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  
指揮等官襲勦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  
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

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勦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爲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碓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後從追擊又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逸至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

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  
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  
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  
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擊擒斬  
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  
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  
爲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  
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  
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  
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

新附立功士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導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徭賊各兵乘夜啣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穴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驍賊始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奮擊之賊旣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隘叅將沈希儀等又多



擒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橫  
水江賊爭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  
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墮岩險死者不可勝  
計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  
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  
師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  
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  
邦佐不能鎮輯且累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  
漸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  
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

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鄔閱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閱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徭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

諸演䟽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閱與繼武以啓釁罷去  
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  
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  
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  
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  
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  
今賊爲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  
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  
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  
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

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卽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繇他徭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寃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

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鞠實坐之若等誠謂公  
丁免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  
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徭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  
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  
成乃言之督府謂惡首旣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  
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  
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  
浦周維新孫文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  
焉以副使蕭晄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

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處  
賊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勦之必無功返墮損  
軍威况諸徭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  
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  
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  
之以候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  
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  
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  
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  
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

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  
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  
宣入山攻羅淥上洞戚振攻中洞吳同章攻下洞共  
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遂擁  
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  
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  
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  
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  
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統  
出賊背賊于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

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  
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斂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  
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會平  
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弗靖萬達  
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  
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徭復平萬達  
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  
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  
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  
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



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  
子岑邦佐罪復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虐  
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  
衆多離散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  
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  
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  
臣皆賞賚有差

論曰諸徭雖姦桀驚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  
皆刀耕火種抱布貿絲非若北虜之不可嚮邇者但  
諸衛所之臣貪縱者多却慮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

倚法爲姦利得其賄則漏洩機事教誘凌掠而啓其  
侮不遂所求則計發陰私誣譖構釁以激其怒守臣  
瓜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慝  
或貪功而輕率寡謀瑕釁一開兇殘莫制中止則損  
威遂事則黷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况諸徭之性  
如禽獸然非有劑量輕重于死生利害之間也豢養  
有方彼未嘗不爲馴伏一違拂其性則跳梁躑躅群  
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薶而禽獮  
之不巳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  
故平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

亂旣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徂于姑息制馭蠻  
夷之策豈復有過于此哉今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  
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  
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  
保其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征之  
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  
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  
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府江  
爲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  
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邈而人難得

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為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煇善騎射自幼于無事之日姑至田父刈日燕夾其  
不其則計燒十羊之受也然頃幾種叫于狼其之  
公其而不指利無者之不非此而以暴而亦國其  
利其燥之必熱而不非利無者之不非非利其利  
源餘而其大聚以而之皆石龍商似于終未矣然指  
限因陸兵驪野而乘不備以襲之其然盛限因首  
與之策其勇首嚴于地若令則其前中之外亦亦  
廣指利山當懸之以如而必不石以于故息陸知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二  
鴻猷錄卷十六

高岱

勤處安南

安南自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  
統間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  
死子暉嗣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  
庶子調嗣正德十一年調稍失政其臣陳暘作亂弑  
調酋目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垆等共推  
調從子黎諲嗣諲調伯兄子也仍率兵討陳暘暘

忝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諲功漸專橫亡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諲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綬李垌避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惠庶弟黎應嗣爲國王蓋登庸娶應母爲妻故脅立應事皆由登庸專決是年朝廷遣使臣頒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黎應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正月黎應卒或云以鳩故登庸乃立其子猶冒應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

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諲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  
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  
爲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  
諒山地亦爲登庸所據惟黎諲尚據有清華木州馬  
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灑  
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稱僞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  
諲卒于清華其臣黎垌鄭江等共推立諲子寧嗣奏  
入稱世孫其境内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  
王印寧稱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  
文亦同真僞莫辨其一僞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

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  
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  
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頗知莫登庸篡立事  
移文勘訪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衆奔  
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憭  
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賈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  
備列登庸篡弑及寧播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朝  
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  
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  
可下羣臣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



庸弒主僭竊沮逆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  
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且未宜出申勅邊臣體勘傳  
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戶部侍郎唐胃及諸守臣  
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後  
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敝  
中國爲黎氏復讐上意竟主討罪亦屢敕邊臣勘  
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  
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爲  
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更移文  
促之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賞

執公移詣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暲被逆臣陳暲殺害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暲弟黎諲亡何諲被奸人杜溫潤鄭綏輩誘遷清華登庸乃推立諲弟黎慮旋自清華迎復黎諲與慮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慮垂死時與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令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後乃值閉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沅淦之子冒稱黎姓非黎諲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所謂鄭綏誘遷清華卽登庸爲亂黎諲避

禍出也其謂迎歸黎諲則與黎寧所列黎諲卒于清  
華者不同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應病卒屬以印  
章卽劫奪也鳩殺事理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  
遣使鄭惟僚鄭垌及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  
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至京 朝廷察之莫登庸  
父子奸僞且雖稱求降而辭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  
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  
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咸寧侯仇鸞總  
兵兵部尚書毛伯温提督戎務往討伯温等至廣西  
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

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  
正兵爲三哨廣西平祥州爲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  
萬達副總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回峒爲左哨兵一  
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榮監督之思明府思  
明州爲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法  
監督之分奇兵爲二哨歸順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  
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監督之廣東欽州爲一哨  
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監督之又烏  
雷山等處爲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捷都指揮  
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爲

親兵共計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旦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定兵衆漸集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

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關近地修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于其國至日登庸與侄莫文明并酋日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朔遵奉舊賜印

章謹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  
暫令歸國候命伯温乃與諸守臣聯疏上言安南畏  
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  
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  
莫文明與諸酋至京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  
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  
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  
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官職襲替黜  
陟俱聽登庸統理屬轄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  
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國中

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制下莫登庸已死伯溫等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加毛伯溫太子太保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柳珣沐朝輔暨輔臣本兵諸偏裨守臣皆進秩賞賚有差後福海不能綏輯夷衆復爲黎寧所逐今黎氏仍據國莫氏窟居廣東境內朝廷亦置不問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成祖竭天下



之力三犁其庭而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知矣今罷數十萬之衆損數百萬之費而博取侏離之使一稽顙于闕庭亡論不克卽克何利焉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况炎荒萬里之遠勝負兵家之常兵連禍結變起釁生唐玄宗南詔之役豈不明鑒哉故夏言首議之功不如唐胄彌兵之益也夷考當時吉囊河套之擾尚未息肩不旋踵而虜蹂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以備西北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處強猶足以見國勢之可振乃頃者倭寇內侵數年奔命竭東南之力

而驅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問其來貢否耶此又  
觀時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錯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  
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篁子坪長  
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  
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  
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徙實相數  
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獠獍不  
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

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篛子坪  
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  
斂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興爵返虐苗多  
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  
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  
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  
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  
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  
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召萬鏜起家爲提督副都

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信服足辨此事鏜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日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魯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

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貲  
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不成鏜召苗渠魁使  
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寨苗魁  
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鏜乃  
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  
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  
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  
苗雖稍戢然未懲創內實驕橫鏜遂班師 朝廷各  
論功陞賞召鏜還爲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  
黑苗復猖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

廣總督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府駐師  
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  
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  
賊復攻陷印江縣治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  
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  
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  
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  
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  
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  
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

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  
聽理岳歷敘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  
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  
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餘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  
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  
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  
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  
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  
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  
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

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刼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旣構永保釁又



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  
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漫語應之岳廉知應  
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  
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  
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  
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  
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  
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  
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  
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

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猗  
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來誘至別  
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  
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  
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  
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親黨盡釋令去密  
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廉得其處  
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  
其功遣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龍遂給  
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賚至軍門岳

始以竣事聞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  
爲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叢爾之地耳罄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  
克底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  
議之難協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鎧始集諸路兵亦稍  
有斬獲乃見犒賞之惠足以賈諸蠻一時之安卽謂  
可保無虞輒班師去何厭兵之過也張岳力主用兵  
不惑撫守之說而陰沮旁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  
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衄者亦其乏素定之謀  
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之忠可庶幾焉

但庚戌十二月疏報全捷謂已除掃窟穴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哉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歟則知狄青不輕信儂智高之死有見哉固後世事君者所當法也

追戮仇鸞

鸞祖仇鉞初爲寧夏游擊將軍襲執寘鐸封咸寧伯後以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爲侯鸞粗暴鷙悍人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畧可任嘉靖初總兵征安南不果留鎮兩廣後改鎮甘肅訐奏都御史

曾銑銑坐極刑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俺荅  
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  
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達被圍引兵出援亦  
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  
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臯流配諸部將皆  
論死係獄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臯總督未至先  
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爲都御史代耀巡  
撫起廢加咸寧侯仇鸞宮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  
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  
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

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卽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爲  
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爲我  
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迤  
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又陰爲之嚮導云虜  
之東也鸞實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鎮震  
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虜果寇薊  
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虜縱  
兵自間道挾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  
衛捍隔故其兵視他鎮獨寡弱兵部檄保定河間宣  
府兵援薊州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

兵駐城中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  
傳虜焚通州矣虜實未薄通營通州東二十里孤山  
汝口諸處分兵抄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  
城外諸村落甚慘京師聞報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  
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  
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檄馳來也二鎮兵  
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  
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文武  
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邦  
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

舉官生登陴列守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夔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營近城衛京師卽軍中拜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指揮陸炳提督

皇城諸門并譏察奸細都御史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豐集團營兵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遣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宥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自贖城外及



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時事起  
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卽馳至未賁糗糧制下  
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  
日軍士始得數餅啓廩發粟則囊橐金甌皆無所需  
索故士饑疲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返辮  
髮詐稱虜刦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爲遼陽軍虜中  
呼朶顏爲遼陽軍時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導我來  
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叛矣時鸞方被寵任故擒獲  
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 上謂大同兵  
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饑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

不爲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返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間旣訛言遼陽軍叛又見汝夔禁勿捕治殺掠者不知故遂謂汝夔山東人於遼陽爲庇鄉曲乃汝夔周章恐喪師令諸將勿輕與虜戰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汝夔禁不發民間聞益歸罪汝夔怨謗大作恚言遍衢陌事稍稍聞禁中上乃切責汝夔并守謙時鸞稱帥兵禦虜去城實遠不見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聞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懦怯不出師故及汝夔皆屢詰責時虜

犯 陵寢殺掠至城下逸出西山斡人乘間爲亂者  
亦衆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村落居民多避入城本  
兵及諸將又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所遣人率望  
塵而返其于虜衆寡遠近皆不知鸞不督諸路進兵  
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異虜掠蒲載去  
二十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嫚書至協求入貢詔  
百官集議闕下皆謂不便罷之時國子司業趙貞吉  
獨抗言謂宜報邊帥周尚文功請釋沈束申理尚文  
之罪且求爲御史佐軍務 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  
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宣慰諸營將士以商大節言

詔募兵有伎勇異等士倍其餉令大節自領之并領  
舊隸兵部巡卒別為一軍連日城上列守禦具始畧  
備二十二日晡時 上以大臣連請視朝乃御奉天  
門朝百官下制切責羣臣二十四日以不擊虜故下  
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  
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兵戶部堂屬官皆停秩  
治事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孝以畏懦不  
戰逮通州都御史王儀儀至下獄削籍去逮汝孝使  
者道梗未達汝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末減謫  
戍時虜漸退先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

欲西奪白羊口出仇鸞帥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關下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鸞不意虜返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爲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乃奪路東循湖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時斬獲遺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嚴城外民人避者漸出復故居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于市曹汝夔仍梟首棄死妻流嶺南子謫戍遼陽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良才以議汝夔等獄緩俱逮繫廷杖

削秩治事刑科給事中張侃等如例覆讞汝夔等獄以沮撓逮繫侃仍削籍趙貞吉復命詔謂所賫去銀未區畫輒返又追其前論周尚文沈東事不當以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二十八日虜衆盡出虜至邊疲甚又顧戀輜重皆不能軍諸衆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之出境九月遣戶部侍郎駱顥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齒招集傷創賑貸之驚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役于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

者猶按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前  
戶部郎中汪宗凱論劾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  
是邦瑞復以爲言乃罷希忠提督以鸞代之置戎政  
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爲鸞副革去提督內臣鸞  
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橫始逐虜時脅取諸邊將  
及戶部賂入以萬計動則以逗遛稽緩爲言故賄之  
恐後邦瑞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  
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鸞意主事申旆持法不爲鸞  
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入逮旆杖之  
左遷出鸞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

皆罷之改蘇佑總督宣大改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  
命商大節部所募兵經畧都城內外設薊遼總督以  
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禴兵部侍郎未幾召  
何棟代禴任設經畧都御史易州以翁萬達至愆期  
降授之設駐守昌平都御史召許宗魯爲之并前設  
通州者爲三輔未幾皆罷貶兵部侍郎謝蘭于南京  
下職方郎中王尚學獄論減死謫戍罷戶部尚書李  
士翱餘罰俸有差以前軍餉不辦故也鸞請召大同  
卒五百人于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



道募民兵于畿輔河南山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防  
秋畢散去如踐更卒例鸞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  
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候師期於是諸邊鎮  
銳卒皆隸京營將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京營  
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轢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屢  
以爲言不報以羣臣言詔于京城南築外城不果後  
數年築之冬十一月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虜  
巢歷數月一出近塞夜襲虜營斬老弱數級鸞自劾  
詔不問鸞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  
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逋賦時鸞恃

寵所上疏卽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 祖  
宗制九戎政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擠之  
遂落職罷歸鸞又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  
鸞力主其說乃以明年春於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  
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  
開馬市不可且歷數鸞欺罔罪下繼盛獄貶秩邊鄙  
會史道主開市事于宣大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  
道開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旣得入貢乃虜  
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  
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卽至并所得羸馬皆

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爲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毀壞士卒不復出戍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麥臺諫交章論沮之虜又請于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恐禍及臺諫復有言其事者鸞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三十年虜獲馬市利于宣大薊鎮亦戒嚴京師得無恐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亡厭時時

與虜私相結鸞所遣時義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亡敢言者六月鸞復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上疏排之逮大節論死繫獄中自是諸司搖手無敢言者三十一年夏鸞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兵戶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調遣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鸞幕府其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則以軍法爲

言詔皆從之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六月諜報  
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鸞  
病劇上言輿疾出師請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  
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  
言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  
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謂本兵不可出  
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卽  
夜至鸞第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  
鸞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益劇遂死時 上已心知  
鸞姦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

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鞠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引去於是制下凡緣鸞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云

論曰庚戌虜變余親所目覩其事者大抵人狃于宴安吏牽于文法事怠于諉避兵習于惰游虜衆已入

古北縉紳尚爲長夜之飲承平之弊蓋至此極矣一  
聞警報而大小臣工震愕失措兵部按空籍而不知  
所求戶部守帑廩而不知所散器械必關白而後可  
給文移必輾轉而後可通至于犒師之費禦虜之具  
真同兒戲耳豈有折衝應變之畧乎若乃仇鸞以庸  
暴之資叨非常之寵禦寇則束手無策亂政則矯劫  
橫生 皇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委身報主  
之績而不虞其負國之至此也蓋自其擣巢無功而  
歸 聖心已不能無疑矣然猶惟其言而莫之違者  
亦駕馭之與一獲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免

生赴市曹矣當時或有疑鸞反者余曰鸞不反卽反無足憂撲滅之孤豚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歷觀古姦臣反逆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以懾人心乃可劫人之從鸞總諸路之兵握專閫之柄而不能少遏孤軍深入之虜此其人豈能反哉其跋扈而不可嚮邇者不過竊一時之權以肆其毒耳嗚呼鸞不足責矣使國家有任事之臣朝廷何至委大權于狂豎子哉國家養士二百年而緩急一無所恃乃使姦宄之徒得以亂國于紀群臣何得辭其責也

古其辭...尚爲...文之...增...平之...益...至...此...矣一